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李金发回忆录

陈厚诚 编



北京)

6

东方出版中心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书号	106613
分类号	K825.6
册次号	066

李金发回忆录

陈厚诚 编



石油0106852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李金发回忆录

李金发 著 陈厚诚 编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 200336)

印张:7.75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170千字 插图2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199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1-6,000

ISBN 7-80627-254-2/1·99

定价: 14.00元

内 容 提 要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旨在发掘本世纪文学和思想文化史上被遗忘的精神珍宝。丛书注重原创性，较多收录了未曾在中国内地以专著形式出版过，甚至从未刊发过的作品。

本书是著名“诗怪”、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歌创始人李金发的回忆录，它记录了作者由一个农家子弟赴法学习艺术而成为诗人和雕塑艺术家，后又投笔从政当外交官，晚年又在美国经营农场的传奇一生；反映出李金发个人的思想、创作发展和当时的文坛状况、社会背景及官场内幕。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文学史料。

总序：现代人不应该遗忘什么？

陈思和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一共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新文学)里，新文学是与时代同步发生的文学现象，研究新文学也就是研究当时刚刚发生不久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作家也是新起的，并没有也不需要对其作文物式的研究和发掘，所以，这一阶段里没有资料式的研究，当时出版的几种初步的新文学史著作或者文坛掌故之类的书籍，与其说是保存了新文学有价值的资料，还不如说是保存了当时文坛上的一些真实的信息。在第二阶段(现代文学)里，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但同时又笼罩在强烈的政治功利意识之下，“以论带史”，或者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不惜歪曲历史真相的做法成为很普遍的现象，于是也谈不上对文史资料的重视。举一个例子，当时担任上海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的丁景唐先生与人合作编成一部《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那时还没有到批判《多余的话》和砸烂墓碑的时候，可是要出版一部这样的书还是遇到重重困难，直到当时的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出面相助才得以问世，丁先生至今说起还对石西民部长怀有知遇之感。这种事现在孤立地看有些奇怪，其实再仔细想想也是见怪不怪的，那时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在整左翼文艺运动中的老战士，从胡风、丁玲、冯雪峰到“四条汉子”，哪里需要什么史料真实？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现代文学的史料抢救工作仍然有人在做，如上海

文艺出版社(当时为新文艺出版社)那时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丛书里印影的30年代革命文艺期刊,保存下大量的文学史资料。第三阶段(20世纪文学)里,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出版才真正地形成蔚然大观,两套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各以几十种的规模陆续出版,为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我这一代在文革后逐步走上现代文学研究道路的人,大约都是深受其惠,而现代文学史料学也作为一门学术研究的类别而得到重视与发展。

我这是讲收集和保存研究资料对于学术研究的好处。现在学术思想比较自由,见解多歧,如果手里掌握了一些实在的东西,并由这实在的东西里产生出独立思考的学术成果,发表自己的观点时心里就比较踏实,骨头也会相应地硬一些;也有些相反的例子,有些青年学者敢于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从理论上说也不错,但只是论据少了一些,或者在应用论据时出现了所谓的“硬伤”,不但不能以理服人,反而降低了可信度,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惋惜的事情。我自己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当初在大学里念书时,我和李辉合作写研究巴金的文章,最初写的是批判“四人帮”诬蔑巴金是无政府主义,我们的观点是认为巴金的著作里并没有什么无政府主义。文章写成后我们拿去请教贾植芳先生,贾先生问我们看的是什么书,我们说是通读了巴金的十四卷文集。贾先生就告诉我们,研究一个作家不但要看他后来编定的文集,还要看他最初发表的著作版本,还应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和写作情况,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又看了许多书,包括奥尔格·朗著的英文版《两个革命时期之间的中国青年——巴金和他的著作》,才慢慢理清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曲折关系。后来我又参加了贾先生主编的《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

国的影响》一书的大型资料编辑工作，看了许多报刊杂志，才弄明白一些外来影响方面的情况。我那本《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写作就是得益于此。有了这些经验，我是深深感到资料准确性的重要，有时写一篇文章翻来复去地拿不定主意，倒不是忌讳观点上的标新立异，只是怕运用的资料上出现“硬伤”。

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术研究可以分作两种人，一种是专搞资料搜集和整理的人，一种是专搞理论开拓、宏观研究的人；前一种需要小心翼翼，后一种人可以大大咧咧。前一种人只顾发现资料，后一种人可以利用前一种人的成果来创立新见，仿佛传说中的狼与狈一样。我没有实验过这样说法对与不对，不过依我看来，一个真正有思想的学者，正确的学术思想可能会偶然地来自触类旁通的理论启发或者灵感，但更多的是来自实实在在的资料研究，没有第一手的资料研究，就不可能产生出真正有骨有血的思想，因此，我总是建议青年学者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第一步，不必探头探脑地去抄什么新观点，应该先扎扎实实地将研究领域的资料搜集清楚，然后再来进一步讨论学术观点。出于这一学术目的，我非常赞成东方出版中心编辑这套“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主张让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来编辑有关资料，并写出独特心得的研究文章，使资料搜集与理论研究相得益彰。陈厚诚先生写作《李金发传》的同时，编辑了这本诗怪李金发的回忆文字——《李金发回忆录》，这是第一次在大陆问世的著作；张业松先生从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转向研究路翎，他搜集了大量佚失的路翎文稿以及在路翎家属的支持下认真整理和抄录路翎晚年创作的未刊稿，对路翎的创作作出了新的解释，他先后编出《路翎文论集》和收在这套丛书里的《路翎晚年作品集》，认真的读者都能从中体会到编者严肃的工作态度和高水平的学术品质；沈永宝先生长期研究五四初期的新文学思想来源，提出过

711584/05³

许多足以改变文学史既定结论的新观点,这次由他着手整理五四文学革命健将钱玄同的文集,搜集出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在同时他还写出了三万字的研究文章。这些研究成果不但从史料上填补了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空白,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我推荐这套丛书还有别一番意义。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规律给文学出版物带来了近50年来最有活力的前景,但同时,虚浮的出版风气也是愈演愈烈,表面上的出版繁荣并不能掩盖人文精神的真正缺失。以现代文学的选本为例,大量充斥图书市场的文学读物,翻来复去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几部书,不但以泡沫现象掩盖了现代文学的本相,而且使本来有价值的作品也变成了现代流行读物,歪曲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真精神。这套“备忘录”的又一价值就是它决不是那种玩魔方似的翻花样赚读者的钱,它的编辑原则是以原创为宗旨,每一本都是从民族的遗忘中发掘出真正闪光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每一本的编辑都是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来推动这个学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

这几年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低谷,以专门发表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刊物计,也只剩下了《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新文学史料》,前者发表研究论文,后者发表史料,都有点顾此失彼的样子。现在这套丛书的出版,似乎可以综合两家之长,为20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用武之地。所以我希望这一辑四种书的出版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历史上,有许多沉重的东西实在是不应该被现代人所遗忘的。

1997年3月6日于黑水斋

目 录

总序: 现代人不应该遗忘什么? 陈思和

浮生总记	1
经济落后的故乡	2
筲路蓝缕以启山林	7
束发受书多难童年	15
孤寂子虚度岁月	24
负笈香岛书剑无成	30
法兰西的丽的呼声	38
勤工俭学	44
十年一觉巴黎梦	49
歌德故乡的抒情诗	56

优游罗马听千寺钟声·····	59
人海茫茫长安难居·····	64
仆仆京沪两袖清风·····	71
西子湖边教授如云·····	74
南国风光布景一幕·····	77
山穷水尽疑无路·····	84
柳暗花明又一村·····	85
出奔交趾寄人篱下·····	90
共赴国难永别桑梓·····	97
蜀道艰难灾官捉襟·····	98
投笔从戎“忝列旂幟”·····	105
视察边区不见倭影·····	114
如要出国乃可受训·····	116
束装放洋如出樊笼·····	117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	119
香槟桥牌消磨盛年·····	123
息影“花旗”问舍求田·····	134
谷贱伤农产业荡然·····	139
薄技在身终老是乡·····	140
中年自述·····	146
东方之 Naples——香港·····	152
留学的故事·····	156
留法追忆·····	164
邂逅·····	173

我名字的来源	182
忆法国海滨	185
做总理铜像的回忆	189
越南逃难归来	193
入蜀散记	204
国难旅行	214
美国乡居杂碎	218
编后记	陈厚诚 231

浮生总记

“Give me the supreme faith of love, this is my prayer, the faith of the life in death, of the victory in defeat, of the power hidden in the frailness of beauty……”^①

Rabindranath Tagore

“就我个人来说，我始终认为我自己的生命，是属于人类全体！我活着一天，便有资格享受这个权利。”

“在长久的艰苦工作里，生命才变成永恒；生命犹如一把光灿的火炬，我将尽可能使它发出强有力的光芒直到把它传给后代。”（萧伯纳）

飞鸟过江来，投影在江底，鸟去水长流，此影何曾徙。
（胡适）

① 节录自泰戈尔《游思集》，译文如下：“请赐我以爱的崇高的信仰，这就是我的祈求——那种在死亡之中的生命所有的信仰，在失败中的胜利，在最脆弱的美丽之中的威力……”根据吴岩译文，略有修改。

经济落后的故乡

“五岭以东尽揭阳，中有梅花乡……”这是某校歌的句子，这无疑的使人一念起来，便会憧憬到故乡的锦绣河山。广亩数十里的原始森林或童山濯濯的黄坭丘陵，因为不会开采煤矿，只会烧木材煮饭，只知砍伐——不懂“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道理，只知就近砍木做燃料，没有造林的计划，于是愈砍愈光。深山大泽虽然有森林杂木，但没有运输的工具，只好望洋兴叹。土壤冲坏(Erosion)情形愈来愈甚，过了几世纪，全区将成不毛之地了。

所谓岭东一带，多是崎岖的山地，剩下一点点平地，实在养不活多少人，因为他们还是用祖传 2 000 年前方法，所以产出来的粮食，当然是有限得很，且不知道讲求水利，总是靠天吃饭，有雨则喜，无雨则求。乡村有水坝的(俗称坡头)，已是上乘的地区，本来亚热带，气候潮湿，虽非避暑的胜地，但很利于植物的生长，若有新的农产技术及肥料，其产品是可以吃得饱的。直至现在，农民只知用人畜排泄物做肥料，反对肥田粉，他们相信用了之后，第二年土壤变硬。

大庾岭之东，有无数高三四千尺的大山，如连平山、阴那山、鳄鱼嶂、铜鼓嶂，恐怕都是俗名，没有正式的考据。抗战时期，由广州至所谓东江，要经过惠阳、河源、连平、龙川、五华、兴宁一带贫瘠的山区，才到梅县。那条原始的道路，是唯一的交通大脉，沿途人民生活的简陋，以欧美人的水准来说，真是不亚于非洲、印尼。

这是说陆路交通情形，至于水道的交通，则假定由海口汕头

登陆,很幸运的可以坐几十里的(已记不清几里)潮汕铁路到潮州府,去搭小火轮。说起潮州(现为现代化起见,已不称州,而改为潮阳县),是幸运的地区,与英人订五口通商条约时,得辟为商埠,因此近水楼台,得到销售洋货的便宜,于是人民较为富庶。虽然如此,在新加坡爪哇等地的苦力,还是以潮州人为多,可见地未尽其利,“不患贫而患不均”了。此外是潮州多数是平原沙地,很宜于种植柑桔、甘蔗、凤梨等水果。这样得天独厚,产生了很多富翁,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当民国六年,我经过潮汕铁路时,沿途可以看到赤着下体的男子,在田间工作,往来人等恬不为怪。(四川山区、遵义等地,亦还可以看到赤着下身在水中做木材苦工的,大约他们贫穷,省下可贵的裤子来。)听说这种天体运动已没有了。他们的女人特别幸运,多数缠足,无须出去做耕田工作,在家里涂脂擦粉,与客家天足的女人,恰恰相反,她们不知前生敲破多少木鱼啊。

水道的交通是靠梅江这条河道,因为水利不讲,两岸不断的土倾,一年一年将河床淤塞,河水永远是混浊的。在潮州有定期的蹩脚小火轮,直驶梅县,如水浅时,则只能驶到松口,从那里再坐慢得要命的风帆船。有句成语说:“三日三河四日州”,就是说三日之后,可到三河坝,四日之后才到梅州城。现在已有公共汽车,由松口直到梅县,潮州的小火轮,当然是二手货,是时时会出毛病的,停下来修理引擎,真使人难受,如遇水大则有覆舟的危险,水浅则有触礁的可能。船舱中小小的位置,是此疆彼界,分得清楚,一点不能马虎,开饭时每人以四毛钱买一个饭票。这样的小地方,能够烧饭给大家吃,已是了不起,搭船还能苛求吗?从松口上梅县的帆船,遇到上滩船夫束手无策时,搭客则要上岸上去,用绳子拉船,溯水而上。10余岁时因为跟族人雇船去松口祭祖,曾经合伙去拉船缆,(在电视上见过非洲人亦是如此拉

缆),生怕一不小心,会掉到河里去。

从离开潮州不远的大埔以上,则说客家土话,大概潮州人是土著,我们则是移民,大埔人多数亦能说潮州话,以便谋生,犹如瑞士人会说法语,从大埔以上,都是山清水秀,但人民则“一穷二白”,手足胼胝,只能吃两碗白饭,或者白粥,营养两字在他们字典里是找不到的。一个月能吃两块猪肉,已是幸运。地方上无工业可以谋生,土地生产得又那样可怜,所以多数男人,如有人牵引,则到南洋港澳去做生意,甚至做苦力亦愿意去碰碰运气,没有人搭线的,则只有留在本乡做农夫,为人瞧不起。譬如五华兴宁的男子,因为没有渊源,很少能到南洋去活动,只有呆在家乡,从事手织土布打石,当然人息很可怜。因为男子多在家乡厮守,故人口增加得很快,他们常常将过剩的儿子,卖给比较富有的梅县人做螟蛉子,甚至改名换姓以适对方的要求。他们贫穷的状态,就是中国全部农民的缩影,没有那一省能例外,纵使有,亦不过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幼年时,常听他们抢劫梅江的帆船,或孤独的村落人家,一旦失手,则捉去枪毙,强盗多数来自兴宁五华,正所谓铤而走险,“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枪毙他们时,城里的人,则奔走骇告,好事之徒引为乐事,争先恐后去看热闹,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梅县可以说是岭东各县的“上国”,比较富庶,经济比较有办法,因为在南洋经商的人较多,每年的外汇当然很有可观。全县有36堡,常常一个堡里有几个乡村,望衡对宇,都是雪白的大厦,远望之下,确是雄壮,这些都是毕生在南洋奋斗的结晶,正是富润屋德润身,他们以此可以扬宗耀祖,吐气扬眉。一座大厦虽不过五千至一万美金的价值,但他们以血汗钱积下来,才有此成绩,已是不容易,故有很多外地来的人看了这种富庶情形,都叹为世外桃源。人家都知道梅县的教育比较发达,人民常识较丰

富,全县有七间中学,300多间小学,曾办过一个嘉应大学,因为先天不足,不久即夭折了,常常听人家说,梅县人在军政界混的人真多,大约就是因为出外读大学的人比较多,大学一出来,又去做小政客,宦海升沉了。虽然号称文化鼎盛,但据我所知都没有在历史上出过烜赫的学术政治人物,以前科举时代,津津乐道的,不过是李义何,宋襄,实则在大江南北还很少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况且还不是状元榜眼探花。现代比较有文学地位,算是黄公度,他在现代旧诗方面有改革的作风和勇气,由胡适之提起他的大名,人们也就更看得起他。可怜他一生没有做高官厚爵,只做过日本总领事,他的人境庐诗钞,是有点新颖气息,可惜终究是旧诗,在文坛里生不了什么波澜。从梅江溯江而上,因为河水太浅,中途又有大密滩,故不能驶小火轮,下水时用桨划,上水时则要用竹篙,一步一步的撑,大汉子将竹竿顶在肩上,从船头高高处一步一步向上撑,三数人此来彼去,像接力赛跑,这是以人当牛马的玩意儿。大汉子撑得两肩起了疙瘩,或皮破血流,待遇当然非常菲薄,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干就只有讨饭,这是经济落后国家的悲剧。坐这种船使人真不耐烦,啼笑皆非,(人家流汗,你还好不耐烦?)有一次我坐着这种船回家,适船上有大量的蒜头,弄得我头晕欲呕,终日不舒服。年幼时从城里回家,若想省跑40里的路,则要隔宿到船上去住一晚,以便清晨开船,船费只是毫洋两毛,最可笑的在船上如果要出恭,则要技术高明,攀住船舵的附近蹲下去,便易行事,一不小心,则可掉下去,或木板断了,亦可以葬身鱼腹,这种滋味,可惜已没有机会再尝试了。

帆船溯江而上,像龟子在爬行,沿途要经过白渡、小沙、三角地、长沙、罗衣,一路河岸都点缀着高耸入云的竹林,使荒凉的两岸有点好风景的气息。常常可听见牧童歌叟的山歌,使人悠然生凄怆的乡思。这些竹林(可惜太少,不能成林),有护河岸的功

旁,否则河岸崩溃得更快,不独田园逐一消失,将来连人行的地方也没有了。中途有一个长沙滩,水中很多危险的乱石,水浅时帆船容易触礁,但附近的居民迷信风水,不愿将水底岩石炸掉,他们以为一旦炸掉,全堡的人将遭受恶运,这种无知是进步的障碍了。

再溯江而上 20 华里,就是新塘墟,是我们这一族人出入的“港口”了。

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县里有了一个比较开通的县长,把古老的城墙拆掉,城中骤然增加很多宽阔的马路,又把全县开了几条公路,纵横数十里,使人民耳目一新,往来比较方便。因此有一条公路由梅县直达兴宁县城,约 200 华里,木炭车必须经过新塘墟,我们出入也不要跑路四小时才到县城。普通国内大学生,毕业后无业可就,迫得向政府机关里去讨生活,平添无数小政客分利之人,广东的大学生一律以做县长为最高目标,他们以为做了县长,就有土,有民,有财,无论怎样的穷县,他们都可得些贪污的钱,及天公地道的得些田粮的回扣,因为不上几年,即使当年是一个穷光蛋,亦可以有几千元黑钱。县分大的,当然聚敛得愈多,因此人人垂涎做县长,互相角逐,看谁的背景强大,(多数以军、师长保荐,普通用八行笺介绍的,很难成功,或者先要筹一笔本钱做送礼之用,关打通了才有希望。)如此大家存五日京兆之心,谁也不想做事,于是旧社会 30 年 50 年原封不动,没有水利,没有公路,没有医院,没有学校,这是整个政治机构无能,不是个人的过失,这是中国革命 50 年后的成果,夫复何言。

新塘墟规模之小,恐怕是全省最末名的。全墟的店子不上 50 间,多是吊儿郎当的生意,如“往来客寓”,药材店,伙食馆,杂货行(一间较像样的当铺也不知何时关了)。几十年如一日,永远繁荣不起来,这是要讲到经济的原理了。因为地方不适合农